

明詩話全編

捌

I207.22/387

吳文治
主編

明詩話全編



明詩話全編

江蘇古籍



21534386



2

王昌會詩話

王南 劉海燕
胡山林 史有爲
劉可 編纂

王昌會(約一六三五年前後在世)，字嘉侯，上海人。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舉人。祖圻爲嘉靖進士，曾任陝西布政參議。乞養歸後以著書爲事。昌會早承家學，中舉甫五年，即刻印所撰《詩話類編》三十二卷。此後又編撰《全史詳要》，并參與編纂《松江府志》。所撰《詩話類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其「摭拾諸詩話，參以小說，裒合成書。議論則不著其姓名，事實則不著其時代，又并不著出自何書。採雜割裂，茫無體例，亦博而不精之學」。

詩話類編

題辭

今著述家人人工詩，人人談詩，詩未易工，亦未易談也。孔門惟端木氏可言詩，其次善說詩者稱匡鼎，能解人頤，言詩也，說詩也，即詩話之祖也。故垂不朽而傳無窮，魏文標大業之論，燭三才而麗萬有，鍾嶸遡動物之源。湯惠休欲秀發天然，則曰初曰芙蓉；沈尚書欲宛轉流利，則曰彈丸脫手。寫難狀之景如目前，含不盡之意在言外，梅聖俞之玄解也。有別才而非關學，有別趣而非關理，嚴儀之妙偈也。逖稽往牒，印證來茲，昌穀談藝既揚，挖瑕瑜，元美卮言尤闕肆耳目。斯亦足鼓吹羣雄，階梯後進已！每恨有詩無話，有話無詩，事乏分門，辭多散述，單言隻語，尚隘旁搜。松郡嘉侯王君，蓄擅三冬，奇探二酉，吞雲夢者八九，飫柱下者五千，敏若仲宣之覆杯，捷等僧綽之搏鳳。茂先十乘，未厭其含咀；鄴侯滿架，靡罄其芳潤。嘉侯大父洪洲爲學憲先生，河汾巨儒，詞壇老將，位望齒德，巋然靈

光，手選通考稗史諸書，世已寶埒秦珠，藏同崑璧。嘉侯善繩祖武，獨飽青箱，泛瀾百家，醉心六籍。明經之暇，漁獵今古，哀採詩話，匯萃成編，上緯二儀，下櫟八鴻，首颺忠孝節義，次叙科名仙佛，巨則郊廟宮闈，細及草木昆蟲。它若詠諧評賞，規諷識異，咸收賈罪，廣資博洽。必援扃於何代，制於誰手，眞若路發出乎土鼓，篆籀生平鳥迹。以類披尋，棋布掌上。詞人墨士，珍此奚囊，何異羨鱗逢釜，迷川登筏已哉！不佞嘗校郡中士，得嘉侯文，大奇之。是秋果得雋茲出《詩話》一編，命弁諸首。余益嘆兼材雙美，時髦罕儔。異日召對石渠中，秘書業已俱在，嘉侯腹笥，試令珥如椽之管，奏成風之技，刊累朝之寔錄，備乙夜之顧問，去甫進《穆如》之誦，召公矢《卷阿》之音。行且樹不朽大業，薈叢緒餘，視如敝帚矣。雅服太冲，誰當玄晏？萬曆歲丙辰孟秋臨川友人吳之甲元秉父書於片雲居。

凡 例

一 編名《詩話》，義取兼資。若有詩無話、有話無詩者，錄可充棟，俱無取焉。惟「體格」、「名論」二類，多以辯駁勝，則間有有議論而無詩句者。

一 分門別類，標其大概，雖不濶收，無妨互賞。如「閨秀」可入「節義」門，「品評」可入「詩賞」門，務刪重復，勿嫌疑似也。

一 每卷但分總類，勿標細目，如「題咏」由天文地理以逮昆蟲草木，「帝王」由義皇三代以逮聖朝，隱

然寓有次序而已。止有「體格」、「名論」二卷，訂證不厭詳明，則另有細目。

一 樂府亦名「詩餘」，並爲採取，以供吟誦，大都附於各門之後。

一 是編纂輯成書，無敢妄作，間有數條相合，大同小異，如題紅葉，題三娘墓故事，諸書錯綜互見，無所取裁者，漫加筆削，匯成大觀。

一 門類雖分，亦厭瑣碎，如「帝王」門可附后妃之類，「方外」門可附女尼之類，即爲附收，不另標題。一家乏二西，識慚半豹，雖云成帙，未竟收羅。游玩之書，不防以博覽所得，漸爲增補。一時遺珠，姑俟續集。

一 採輯名公嘉話，未敢妄次時流。惟忠孝節義，有關風化，覩聞所及，擊節不忍釋，亟錄之，以示勸其餘。惟名閨妙詠，問人一二而已。

目錄

卷之一 體格

卷之二 名論上

卷之三 名論下

卷之四 帝王上 附后妃外戚

卷之五 帝王下 附后妃外戚

卷之六	忠孝
卷之七	節義
卷之八	夙慧 科第
卷之九	神仙 附箕仙
卷之十	鬼怪
卷之十一	方外 附尼姑
卷之十二	宮詞
卷之十三	閨秀
卷之十四	妓上
卷之十五	妓下
卷之十六	題咏上
卷之十七	題咏下
卷之十八	考訂上
卷之十九	考訂下
卷之二十	品評上
卷之二十一	品評中

明詩話全編

卷之二十二 品評下

卷之二十三 詩賞上

卷之二十四 詩賞下

卷之二十五 詩遇

卷之二十六 詩窮 詩彈

卷之二十七 談諧

卷之二十八 感慨 識異

卷之二十九 高逸

卷之三十 弔古 哀輓

卷之三十一 夢幻 規諷

卷之三十二 雜錄

卷之一

體格

一 風雅頌體

風、雅、頌，《詩》之體也。賦、興、比，《詩》之言也。「六義」之序，一曰「風」，五曰「雅」，六曰「頌」，其後先次第，聖人初無加損也。三者之體，正如今人作詩，有律、有呂、有歌行是也。「風」者，出於土風，大概小夫賤隶、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復，故謂之「風」。「雅」出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隶、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詞嚴，其聲有節，不敢煩語褻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所謂「風雅頌」者，不必自《關雎》以下方謂之「風」，不必自《鹿鳴》以下方謂之「小雅」，不必自《文王》以下方謂之「大雅」，不必自《清廟》以下方謂之「頌」。程氏曰：「詩之六體，隨事求之。有兼備者，有編得三者。「風」之爲言，有諷諭之意，如文王曰「咨咨爾殷商」之類，皆可謂之「風」。「雅」者直言其事，如「憂心悄悄，慍於羣小」之類，皆可謂之「雅」。「頌」者稱美之詞，如「吁嗟麟兮」、「嗟呼騶虞」之類，皆可謂之「頌」。故不必泥「風雅

頌」之名以求其義也。」

二 賦體

賦者古詩之流，惟《離騷》爲賦祖。其辭麗，其理則，而有賦、比、興、風、雅、頌諸義。厥後詞人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爲賦，而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下至揚子雲輩，競爲侈麗閎衍之詞，風論之義沒矣。然古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兩漢爲古。至三國六朝而其體一變。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四聲八病」起，而俳體又入於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爲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有辭無情，體亡義失，此六朝之賦去古益遠。然其中如安仁《秋胡》、明遠《舞鶴》等篇，猶得古詩之餘情也。逮至唐人而又一變，大率律多古少。就有爲古賦者，率宗徐庾，亦不過少異於律也。中唐李太白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蔓雖除，而律之根故在，第可方六朝耳。至牧之《阿房宮賦》，更雜論體矣。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爲宗，而超出俳律之上，唐賦之古，莫古於此。下至宋人而又一變，如歐公名儒，率以文體爲賦，不過押幾個韻耳。而於「風」之優游，「比興」之假托，「雅頌」之形容，皆不能兼矣。晦翁云：「宋朝文盛，前世莫及。獨於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觀此言，宋賦可知矣。

三 古樂府體

古無此名，始於漢高帝制《三侯》之章，以薦上帝配祖考。而《房中之樂》則令唐山夫人造爲歌辭而已。逮武帝，有《郊祀》十九章。東漢明帝遂分樂爲四品，一日「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

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鼓樂」，軍中用之，其制亦不傳也。魏晉以降，淫靡無倫。唐宋差多純雅，如李白《烏棲曲》，未可多得也。夾漈鄭氏《通志樂略》以爲古之達禮有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仲尼所刪《詩》，凡燕享祀之時用以歌之。漢樂府之作，以繼三代，周列《鐃歌》與《三侯》以下於篇，亦無其辭。後太原郭茂倩輯《樂府》百卷，由漢迄五代，蒐輯無遺。金華吳玄夫謂其「紛亂龐雜，厭人觀聽，雖淫浮鄙俗，不敢芟夷」，何哉？近豫章左克明編《古樂府》十卷，斷自陳隋而止，中間若後魏楊白華等淫鄙之辭又復收錄，是亦未盡善也。

四 古詩體

古詩效「風雅頌」體，率以四言成章，若六、七言之句則間出而僅有也。後如《選》詩四章，漢有韋孟一篇。魏晉間惟陶靖節爲最古。今之五言、七言散篇不甚對者，摹古而未易工也。

五 五言古體

五言古詩，《文選》惟漢魏爲盛。若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固爲一時之冠，究其所自，則皆崇《國風》與《楚辭》者也。至晉，陸士衡兄弟、潘安仁、左太冲輩前後繼出，皆不出曹劉軌轍。獨陶靖節高風逸韻，直超建安而上之。元嘉以後，三謝、顏、鮑爲之冠。其餘則傷鏤刻，遂乏渾厚之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既拘聲韻，江文通又過模擬，而詩之變極矣。唐初承陳隋之弊，惟陳伯玉厚師漢魏以及淵明，復古之功，於是爲大。迨開元中，有李杜。子美才瞻學優，兼盡衆體，太白格調放逸，變化莫羈。繼此則有韋應物、柳子厚，發穠纖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衆所及也。自是而後，律日盛，古

日衰。宋初崇尚晚唐之習，歐陽永叔痛矯而崑陋體而變之。並時而起若王介甫、梅聖俞、子瞻、山谷之屬，非無可觀，然皆以議論爲主，而六義益晦矣。至考亭子五言古詩，實宗風雅而出入漢魏、陶、韋之間，豈晉宋詩人所易及哉！

六 七言古體

七言古詩，始於漢武帝「柏梁臺體」。按《古文苑》云：「元封三年，詔羣臣能七言詩者上臺侍坐，武帝賦首句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襄繼之曰：『驂駕四馬從梁來。』」來叶梁。自襄而下，作者二十四人，至東方朔而止。每人一句，句皆有韻，後四句一韻，此則後人換韻體也。唐世以來，作者日盛，聲律始嚴。然有歌行，有古詩，其句語、格調亦不能同。

七 律體

律詩始於唐，而其盛亦莫過於唐。考之唐初，作者蓋鮮。中唐以後，李太白、韋應物尚古多，律少。至杜子美、王摩詰則古、律相半。迨元和而降，則近體盛而古作微矣。又有七言六句律，又有五言六句律，但可放情遣興而已。又有六言八句律，作於唐太宗。後各集俱有。其法總不出五七言律也。學律者當以子美爲宗，其命辭用事、聯對聲律須取溫厚和平，不失六義之正者。爲式若換句拗體、粗豪險怪者，斯皆律體之變，非正宗也。

八 排律體

其源自顏謝諸人，與古詩差別。唐初多五言，往往不純。至中唐斯盛，若七言則作者絕少矣。如太白

《別山僧》、高適《宿田家》諸名人作終未脫古體。大抵排律若句鍊字鍛，工巧易能，惟抒情陳意，全篇貫徹而不失倫次者爲難。故山谷嘗云：「老杜贈韋左丞詩，前輩錄爲壓卷，蓋其布置最爲得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舍各有定處，不相淆也。」作者當以其言爲法。

九 絕句體

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體」。六言則始於漢司農谷永，其後王摩詰始效顧陸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漸盛。又按《詩法源流》云：「絕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後四句，皆對者是皆中四句，皆不對者是前後各截兩句。」周伯弼又云：「絕句以第二句爲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涵蓄無盡。」由是觀之，絕句之法可是。或云：絕句，謂斷絕不相連屬也。

一〇 聯句體

其體始著於陶集，而盛於退之、東野。其體有人作四句，相合成篇，若陶集中所載是也。又或人作一聯，若子美與李尚書之芳及其甥宇文或聯句是也。復有先出一句，次者對之就出一句，前人復對之，相繼成章，則昌黎、東野《城南》之作是也。其要在於對偶精切，辭意均敵，若出一手，乃爲相稱。山谷嘗云：「退之與孟郊意氣相入，故能雜然成章。後人少聯句者，蓋由筆力難相追耳。」

一一 諸體

詩體有曰「歌」者，其體近古，如古《五子之歌》、《長恨歌》、《五噫歌》。有曰「歌行」者，如《騷車行》、《放歌行》。曰「咏」者，《選》《五言咏》、儲光羲《群鷗咏》。曰「操」者，如辛德《水仙操》、商陵《牧子別鵠

操》。曰「唱」者，如魏明帝《氣出唱》。曰「弄」者，如古樂府內《江南弄》。曰「哀」者，如仲宣《七哀》、少陵《八哀》。曰「愁」者，如《寒夜愁》、《玉階愁》。曰「思」者，如太白《靜夜思》、《長相思》、韋應物《莫相思》。曰「樂」者，如齊武帝《估客樂》、朱藏賈《古城樂》。曰「別」者，如杜《新婚別》、《垂老別》。曰「集句」者，謂聚集古人詩句爲一篇也。曰「口號」者，或四句，或八句，草成速就，達意宣情而已也。他如《選》《名都篇》、《白馬篇》，本其命篇之意曰「篇」。如漢武帝《秋風辭》、《木蘭辭》，因其立辭之意曰「辭」。如《蜀道難》即古歌辭之類，以其錯綜用句曰「長短句」。如《兵車行》，體似行書曰「行」。如古《霹靂引》、《走馬引》、《飛龍引》，述事本末曰「引」。如古《隴頭吟》、孔明《梁甫吟》、相如《白頭吟》，悲如蛩蛩曰「吟」。如古《大堤曲》、梁簡文《烏棲曲》，委曲盡情曰「曲」。如沈炯《獨酌謠》、王昌齡《筵篋謠》，詞通俚俗曰「謠」。如古《楚妃嘆》、《明妃嘆》，感而發言曰「嘆」。如《選》《四怨》、古樂府內《獨步怨》，憤而不怒曰「怨」。凡諸此類，皆依聲韻玄造，此即樂中絲竹腔調，雖其立名不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模擬古題，少陵則郡事名篇，無復倚傍。後元微之輩特因古題文字所存沿襲而效爲之耳，與古音韻實漠然也。

一二 一字血脈格

謂起聯生一有意字，中二聯皆此字行乎其中，故謂之血脈。此與一字貫篇不同：彼一字是着力字，此一字是有意字。五言如杜甫《晴》詩云：「久雨巫山暗，新晴錦繡文。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竟日鶯相和，摩霄鶴數羣。野花乾更落，風處急紛紛。」七言如杜《鴛鴦》詩云：「翠鬣紅衣舞夕暉，水禽情似

此禽稀。纔分烟島猶回首，只渡寒塘亦共飛。□霧個迷朱殿瓦，逐梭齊上玉人機。採蓮無限蘭橈女，笑指中流羨爾歸」是也。一以「晴」字爲血脈，一以「情」字爲血脈也。以下證格入詩話。

一三 一字貫篇格

謂起聯中立一着力字，中二聯俱要見此字意。領聯淺，頸聯深，結聯總言，亦要含起聯所立字意。如皇甫冉《途中送權曙二兄》云：「淮海風濤起，江關幽思長。同悲鵲繞樹，獨坐雁隨陽。山晚雲和雪，汀寒月映霜。由來濯纓處，漁父愛滄浪。」一「幽」字是着力字也。

一四 二字貫穿格

謂起聯立二字或用二事，中二聯分應之或倒應之，或每聯各句應之，結聯脫言亦要含意。五言如杜甫《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云：「雨來露席上，風急打船頭。越女紅裙濕，燕姬翠黛愁。雨纔侵堤柳繫，幔卷浪花浮。風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此中二聯分應者也。又如第二聯先應「風急」，第三聯方應「雨來」，即謂之「續腰格」，蓋三聯爲腰也。如杜「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稚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自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是首聯言天子、神仙兩字，次聯先應神仙，而腰聯方續應天子，故名「續腰格」，亦名「纖腰格」，其實即二字貫穿而倒應之者也。又如《江村》詩云：「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此每聯各句應者也。

一五 數字連序格

謂領聯或頸聯句中字與意連序不斷，或五字，或七字，無上斷下斷及二字三字收排句法。五言如李洞《鄂北李先生舍》云：「圭峰秋後夜，亂葉落寒墟。四五百竿竹，二三千卷書。雲深猿盜栗，雨霽蟻沾蔬。只隔門前水，如同萬里餘。」七言如杜《中丞得除江陵并起居衛尚書夫人》云：「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彩鷁新。遷轉九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臘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爲報惠連詩莫惜，嗟予斑鬢總如銀。」

一六 鉤鎖連環格

自首聯至末聯句意相鉤連，如首聯上句說好下句說不好，領聯上句說不好下句說好，頸聯末聯亦如之。或以事相因鉤連亦通。五言如杜《野望》云：「清秋望不極，迢遞起層陰。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迴日初沉。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七言如《詠草》云：「百花苑路易萎陰，五谷墜疇苦見侵。農父芟時嫌若刺，宮人門處惜如金。別離空惹王孫恨，廩糲深勞稷隰心。綠野荒蕪好歸去，朱門閑僻少相尋。」

一七 單拋格

謂首聯上句起，下句單意說，下領聯、頸聯、末聯或事或景皆應首句，一順說去也。五言如杜《秦州雜詩》云：「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徧山長。聞說真龍種，仍殘老驪驕。哀鳴思戰鬥，迴立向蒼蒼。」七言如《秋興》云：「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

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一八 雙拋格

愚謂首聯二句兩事並行叫起，中二聯句句各應上兩事，而末聯總結也。詩家引杜律《汴門用兵後》云：「隋堤風物已淒涼，堤下仍多古戰場。金簇有苔人拾得，鐵衣無土鳥銜將。邊聲暗促河聲急，野色遙連日色黃。獨上高城更愁絕，戍聲驚起雁行行。」謂上句言風物，下句言古戰場，以兩事叫起是矣。而謂領聯應戰，頸聯應風物，則與續腰格同耳，何謂「雙拋」？此還是句句各含上兩事也。

一九 內剝格

謂暗用本題事而取義於事內，中二聯或先景後事，或先事後景，皆隱題於內，至末聯方正言之。五言如杜《禹廟》云：「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左屋畫龍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七言如《玉臺觀》云：「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龍龍窟，石勢參差鳥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翼，便應黃髮老漁樵。」蓋主於賦者也。

二〇 外剝格

謂取他事明題意，而更取義於事外，中二聯或引兩事，或引四事，事外立意，使讀者自得之。五言如靈一《靜林寺》云：「靜林溪路遠，蕭帝有遺踪。水擊羅浮磬，山鳴于闐鍾。燈傳三世大，樹老五株松。無數烟霞色，空聞昔卧龍。」七言如李義山《錦瑟》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